## 第二十二章 权利和荣耀（二）法国，德国，奥地利，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期

17世纪欧洲的国王和君主发现艺术有感染和征服人心的力量，路易十四的一座宫殿：凡尔赛宫，成为他巨大权利的真正象征。凡尔赛宫是巴洛克风格，在于其的规模宏大，而且赋有多种附加的装饰物，随之爆发了一系列建筑改造的热潮，促成了欧洲天主教地区许多城镇和风景样貌的改变。

这欢快的变革浪潮中，大概只有一位艺术家可以与17世纪前半期伟大的绘画名家相比较——华托，华托绘画一种梦境中的美好景象，精美却不自然，有人认为其已经开始反映18世纪初期法国贵族的趣味即罗可可风格，他的优美风流的画作和精细的笔墨以及画作所传达出来的强烈感情是我们的一比巨大的艺术财富。

## 第二十三章 理性的时代 英国和法国，18世纪

1700年前后，欧洲天主教地区的巴洛克运动已经达到了顶点，但是新教国家并没有开始采用它，虽然如此，这个时期诞生的英国最伟大的艺术家克里斯托弗雷恩的建筑：圣保罗主教堂来看，还是受到了巴洛克风格的影响的。英国的建筑浪潮更多地表现在乡间宅邸，他们不接受巴洛克风格大胆的设计而是追求一些使画家神往的美好景色，形成了所谓的风景庭院式的建筑。

新教的发展给予英国艺术界一个巨大的打击，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用自己的艺术迎合了18世纪英国文雅社会的口味，并且信奉艺术的权威。

**古代画家极力去证明艺术创作不仅是手工劳作，而且更是充满脑力和想象力的工作，我们今天知道任何一种手工劳动都绝不备下，但是，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社会在艺术和趣味问题上都有它的偏见，我们现在也不例外。在研究这些昔日大智之人也如此视为天经地义的观念时，使人感到很有趣，事实上正式因为我们从中学到同样的方式来观察我们自己。**

英国的制度并没有去迎合神话的统治者，而是更多地观察普通平民的生活，对于法国，新的兴趣也是如此。